

# 欧亚地区的“中心—边缘”结构： 区域研究的新视角\*

薛福岐

**【内容提要】** 本文以欧亚地区作为研究对象，采用中心—边缘结构作为分析框架，试图从历史和现实角度探讨苏联解体之后该地区国家之间的关系。本文的基本观点是，欧亚地区存在着一个显著的中心—边缘结构，俄罗斯位于结构的中心，其他国家处于边缘。俄罗斯与其他欧亚国家关系在国际法层面是平等的，但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却是不对等、不平衡和不对称的。欧亚地区的中心—边缘结构是历史形成的，逻辑起点是沙皇俄国的殖民扩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维系这种结构（或者现状）符合俄罗斯的利益，因此也构成俄罗斯周边外交政策与实践的基本内涵。与此同时，欧亚地区中心—边缘结构的存续，既取决于俄罗斯的决心、能力、资源与手腕，同时也取决于俄罗斯与地区国家以及域外力量之间的互动结果。

**【关键词】** 区域研究 欧亚地区 欧亚国家 俄罗斯 中心—边缘结构

**【作者简介】** 薛福岐，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战略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欧亚地区也不例外。1991年苏联解体以来的30年，欧亚地区“一体化”与“去一体化”分化组合、齐头并进，地区秩序和结构复杂多变。欧亚地区是中国的重要周边，正确地认识与理解该地区总体特点与地区国家间的权力关系，对于拓展与地区国家的双边和多边关系，推进“一带—

---

\* 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战略研究室创新工程项目“欧亚地区的战略态势(2022~2027)”的中期成果。已发表的相关文章及学术论文参见：薛福岐：《世界体系中的俄罗斯与中俄合作》，载《世界知识》2021年第11期；Сюзь Фуци, Центр и периферия в евразийском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 – попытка структурного анализа.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е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между Европой и Азией/Б. П. Гуселетов [и др.]; отв. ред. Б. П. Гуселетов; ФНИСЦ РАН. М.: ФНИСЦ РАН, 2022. С. 84–90. 聂侯诚助理研究员阅读了论文初稿，并提出宝贵意见，在此表示感谢。

路”建设乃至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 一 问题的提出

“欧亚”这个术语是奥地利地质学家休斯（Eduard Suess）在 19 世纪末首次使用的，他将欧亚理解为整个旧大陆。俄罗斯地理学家拉曼斯基在自己的著作《亚—欧大陆的三个世界》中将这个术语引入俄语。目前，“欧亚”这个概念至少有三种涵义，即“欧洲和亚洲大陆”意义上的“欧亚”、“后苏联空间”意义上的“欧亚”以及作为“欧亚主义思想基础的欧亚（“欧亚”就是俄罗斯）”<sup>①</sup>。本文在“后苏联空间”意义上使用“欧亚”概念。

本文论及的欧亚地区<sup>②</sup>，指的是 1991 年苏联解体后获得独立的俄罗斯等 12 个国家<sup>③</sup>所在的区域，人口约 2.7 亿。从领土面积、人口规模、经济体量、军事实力以及科技教育、文化人文等角度看，俄罗斯远超其他国家，并在政治、经济、军事安全、人文等方面在该地区具有无与伦比的影响力。此外，俄罗斯还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军事大国，对全球事务具有重要影响力。因此，欧亚地区的特点是有一个全球性大国俄罗斯，三个地区性大国如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乌克兰以及八个人口较少的小国。

从历史角度看，欧亚地区的形成首先是俄罗斯数百年间疆域扩张的结果。俄罗斯领土扩张的起点是伊凡三世的莫斯科大公国<sup>④</sup>，到 19 世纪下半叶成为一个横跨欧亚大陆、世界上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

从现实角度看，1991 年苏联解体之后获得独立的欧亚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人文等领域与俄罗斯保持着不同程度的密切联系。这种联系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相互的，但俄罗斯在其中扮演着中心的角色。进入 21 世纪以来，俄罗斯外交政策最优先方向一直都是独联体，也就是欧亚地区。从俄罗斯官方对该地区所

<sup>①</sup> Лагутина М. Л., Темных И. А. Эволюция понятия Евразия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гуманитарном знании. Современные евразий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Научный журнал//Под ред. Ю. Г. Голуба, Саратов, 2016, No. 1.

<sup>②</sup> 许多俄罗斯学者认为无论是欧亚地区还是后苏联空间，并不包括俄罗斯在内。中国研究者选择使用“欧亚地区”并将其看作是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一个整体。

<sup>③</sup> 欧亚地区的 12 个国家：阿塞拜疆、亚美尼亚、白俄罗斯、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摩尔多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乌克兰。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立陶宛和拉脱维亚）已经加入欧盟和北约，往往不被看作是欧亚国家。

<sup>④</sup> Кагарлицкий Б. Ю., Сергеев В. Н.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Миросистемный анализ. Учебное пособие. Изд. Стрелитип. М.: ЛЕНАНД, 2021. С. 90 – 95.

谓的“特殊利益区”“近邻”等表述中可见一斑。

综上，欧亚地区存在着一个显著的中心—边缘结构<sup>①</sup>，俄罗斯位于结构的中心，其他国家处于边缘。俄罗斯与其他欧亚国家关系在国际法层面是平等的，但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却是不对等、不平衡和不对称的。欧亚地区的中心—边缘结构是历史形成的，其逻辑起点是沙皇俄国的殖民扩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维系这种结构（或者现状）符合俄罗斯的利益，因此也构成俄罗斯周边外交政策与实践的基本内涵。与此同时，欧亚地区中心—边缘结构的存续，既取决于俄罗斯的决心、能力与资源甚至手腕，同时也取决于俄罗斯与地区国家以及域外力量之间的互动结果。因此，本文要回答的问题是，欧亚地区的中心—边缘结构何以形成、何以维持，其未来前景又将如何。

## 二 文献回顾

尽管目前国内外许多研究者都注意到欧亚地区的特殊结构，但迄今为止鲜有使用“中心—边缘结构”作为分析框架研究欧亚地区秩序的成果。欧亚地区是中国的重要周边，中国学界对该地区的关注由来已久并从多个角度进行研究。

赵华胜指出，“欧亚地区”的地理含义是原苏联空间，政治含义是俄罗斯的势力范围，它是一个因俄罗斯而形成并以俄罗斯为中心的概念。这一概念赋予俄在这一地区的政治特权，使俄在这一地区享有特殊地位，与欧亚国家保持“特殊”关系<sup>②</sup>。

张昊琦在《中心与边缘：理解“大欧亚”》一文中指出，在世界体系框架中俄罗斯是“边缘”国家，同时俄罗斯内部发展也存在“中心”与“边缘”，即以乌拉尔山和高加索山为界，西部和北部属于“中心”部分，而东部及南部则属于“边缘”<sup>③</sup>。

曾向红基于欧亚地区的权力结构和不同行为体之间的互动模式，将欧亚秩序定义为“套娃模式”，并以此来解释欧亚秩序在不同地区的稳定程度及其差异<sup>④</sup>。在所谓的“套娃秩序”中，第一层次是全球层面，第二层次是地区层面，第三

---

① 结构指的是系统内各组成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方式，是系统组织化、有序化的重要标志。这里的中心、边缘等表述，仅仅是为了便于描述地区国家间关系的现状与特点，并不包含任何评价意涵。

② 赵华胜：《“颜色革命”后欧亚地区形势的变化》，载《现代国际关系》2005 年第 11 期。

③ 张昊琦：《中心与边缘：理解“大欧亚”》，载《俄罗斯学刊》2017 年第 2 期。

④ 曾向红：《欧亚秩序的套娃模式：地区分化及其影响》，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 年第 5 期。

层次则是国家层面，作为地区霸权的俄罗斯依然是影响欧亚地区秩序演变的重要力量，是所谓的“守成者”。而俄罗斯的“近邻”概念，就是将欧亚地区视为传统势力范围，始终致力于维系其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和主导地位。

顾炜在《双重结构与俄罗斯的一体化政策》一书中选择俄罗斯作为地区一体化研究的切入点，认为欧亚地区是“一个中心化的地区，存在一个核心大国俄罗斯”，呈现某种一强多弱“格局”<sup>①</sup>。作为主导国家，俄罗斯的不同政策影响了整个地区一体化进程。因此，这里的所谓“双重结构”，主要以俄美在全球层面的互动以及俄罗斯与地区国家围绕“一体化”过程的互动为主线。她在另外一篇文章中指出，后苏联空间已经变成由多国组成的地区体系，而作为大国的俄罗斯显然是地区主导国，它在原有基础上重新建立的地区等级体系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sup>②</sup>。

王志远在讨论丝绸之路经济带在后苏联空间的合作共建问题时注意到后苏联空间受到地区主导国俄罗斯的实力和战略意图变化及外部大国的影响这一现实。他认为，近年来俄罗斯不断强化与独联体国家的合作，重返后苏联空间的战略构思已逐渐清晰<sup>③</sup>。后苏联空间不仅具有历史和文化传统延续的意味，更具有俄罗斯主导地区发展的意涵。各个时期俄罗斯针对该地区的政策有所变化，引起变化的既有内部因素，也有外部因素，但这里的政策变化并不意味着俄罗斯“离开”该地区，更多的可能是外交政策关注点的变化。

俄罗斯学者认为，按照新的世界划分，欧亚地区除俄罗斯之外的国家在全球发展格局中属于“新边缘”<sup>④</sup>。原因在于，苏联解体之后欧亚国家面对的是全新的制度环境，面对的是激烈的竞争。这些国家不得不从头开始，在市场经济原则基础上建立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这些国家面临的发展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因而需要相当长的重构过程。反映在各种全球范围的排名上，这些国家的指标往往比较靠后，“新边缘”由此而来。俄罗斯就其领土面积、自然与人力资源、GDP总量、国际影响力等等而言在欧亚地区的地位十分特殊。与此同时，俄罗斯既不属于“新边缘”，也不属于发达国家，而是处于“半边缘”，或者如坎纳所说的“第二世界”。同时俄罗斯依然是许多原苏联国家的标杆。2000年以来

① 顾炜：《双重结构与俄罗斯的一体化政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2~5页。

② 顾炜：《地区等级体系与崛起国的介入战略——以中国介入后苏联空间为例》，载《外交评论》2015年第4期。

③ 王志远：《“后苏联空间与“丝绸之路经济带”：一个分析框架》，载《俄罗斯研究》2016年第1期。

④ Глобальная перестройка//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А. А. Дынкина, Н. И. Ивановой.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есь мир”, 2014г. С. 186 – 208

俄罗斯的边缘化程度十分显著，其创新发展缺失、腐败严重，边缘化越来越变得不可逆。俄罗斯未来完全有可能不再是独立的一个力量中心，而是发达国家的附庸。因此，“边缘性”是解释原苏联阵营国家发展及不同发展方向的一个具有启发意义的概念。

综上所述，许多研究者将俄罗斯和欧亚地区放在全球和地区等多个层面加以观察，都注意到了俄罗斯在该地区的中心位置，注意到以俄罗斯为中心的历史语境，许多研究集中在俄罗斯在该地区主导的地区一体化进程问题上，较少从地区国家间权力关系结构的角度进行阐发。此外，一些论者注意到的俄罗斯在世界体系框架中的“边缘”地位，无疑彰显出俄罗斯与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之间的复杂关系。俄罗斯在全球体系中的“边缘性”与其在欧亚地区的“中心地位”之间存在着十分重要的关联。俄罗斯身兼“中心的边缘”与“边缘的中心”两种角色，实际上恰恰是其特殊性的基本内涵之一。

### 三 中心—边缘结构：一个新的分析框架<sup>①</sup>

中心—边缘结构是当今世界普遍存在的政治、经济现象。张康之、张桐认为，无论在国际社会还是在一国内部，都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中形成了一种具有“中心—边缘”特征的社会结构<sup>②</sup>，因而中心—边缘结构也是一个分析框架，它不仅在分析国际社会及其经济结构方面有着强大的解释力，而且在认识一国内部的社会治理结构方面也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概念工具。因此，本文将这个概念用于分析欧亚地区的国家间权力关系并不是新的发明。这一框架可以将该地区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理解，并为分析内部运行机制与变迁特点提供一个新视角。通过这个新视角观察俄罗斯的欧亚地区政策及其与地区国家的关系和互动，有助于我们获得新的、更为贴近实际的理解。

从发展脉络来看，“中心—边缘”概念是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最早提出的，其研究旨趣是国际贸易体系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关系。此后，这个解释框架的中心—边缘概念被另外一批学者加以发展，产生

<sup>①</sup> 本文所采用的中心—边缘结构，事实上是一个十分成熟的分析框架。这里所谓的“新”，指的是这个框架适用于对欧亚地区的研究而言的。

<sup>②</sup> 张康之、张桐：《“世界体系论”的“中心—边缘”概念考察》，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

了一个分析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重要思想流派——依附论。沃勒斯坦等人的世界体系理论对“中心—边缘”概念作了进一步的拓展。美国学者约翰·弗里德曼在《区域发展政策》一书中提出的“中心—边缘”理论是一个区域空间结构和形态变化的解释模型，属于区域经济发展范畴。弗里德曼认为，任何区域都是由一个或者若干个中心区域和边缘区域组成的，并且区域间的非均衡性发展具有一定共性的现象<sup>①</sup>。

就现有文献而言，中心—边缘模型往往应用于地缘政治、政治社会学以及劳动力市场研究等领域。中心—边缘关系可以存在于一个国家内部，但更常见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甚至用于描述解释发达的或者宗主国“中心”与不发达的“边缘”之间的结构关系。在社会学当中中心—边缘模型常用于研究经济欠发达以及依附现象，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传统。

有鉴于此，张桐认为“中心—边缘”结构作为一个分析概念、视角、框架或理论，已经在国际关系、区域发展、社会关系、组织管理、复杂系统与复杂网络、文化哲学等众多领域得到不同程度的阐述与应用<sup>②</sup>。不同领域的研究者从不同角度使用“中心—边缘”模型或者结构这个概念，描述和表达少数中心对多数边缘享有优势或权力，或者少数中心与多数边缘间进行不平等互动的结构化思想。这就反映了“中心—边缘”结构这个概念的解释力和批判力。本文借鉴“中心—边缘”结构主要基于以下历史与现实的考虑。

从历史角度看，欧亚地区是一个完整的地缘政治板块，俄罗斯是地区的中心。这个板块的形成是历史上沙皇俄国殖民扩张的结果，苏联继承了沙皇俄国的绝大部分疆域。在这个意义上，欧亚地区的历史起点不是1991年的苏联解体，而是19世纪60年代沙皇俄国的殖民扩张。从现实的角度看，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新独立国家在此前形成的经济与人文联系依然强大，且俄罗斯位于这个网络的中心位置，其影响力是多维度的。

“中心—边缘”结构能够将欧亚地区（后苏联空间）放在一个更为宏大的历史语境之中，将其看作是俄罗斯构建出来的一个符合其地缘政治利益的特殊结构，从而获得全新视角。在这个新的框架之中，对俄罗斯地区一体化政策的理解

<sup>①</sup> 贾宝军、叶孟理、裴成荣：《中心—边缘模型（CPM）研究评述》，载《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sup>②</sup> 张桐：《“中心—边缘”结构及其消解：理解人类思维的新视角》，载《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

便不会局限于政策本身，而能够透视政策背后的逻辑。要而言之，俄罗斯的地区一体化政策，可以看作是新的历史条件下俄罗斯继续以较小代价维持中心地位并借此维护国家利益的政策性工具，其成效则不仅仅取决于俄罗斯方面的政策举措、资源投入等综合效果，也取决于地区国家的政策回应，包括支持、合作、借助第三方力量进行对冲等等，因而最终的“输出”将是一个互动的结果，而不仅仅取决于俄罗斯的努力。总之，“中心—边缘”结构可以提供理解地区整合与变迁态势的新视角。当然，这种借用不是简单的套用，而是关注“中心—边缘结构”的本质特性，即关系的不对等、不对称、不平衡，符合一方的利益而不符合另一方的利益，以及这种关系的动态性质。

#### 四 欧亚地区的中心和边缘：结构与变迁

如前文所述，从国家间权力关系的角度，欧亚地区存在着一个显著的中心—边缘结构，俄罗斯是中心国而其他国家则处于这个结构的边缘。本节讨论这个结构何以形成、何以维持、其前景又将如何。

##### （一）中心—边缘结构的形成

第一，俄罗斯所处的国际和地区环境对其历史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目前的世界体系是资本主义向全球扩散的结果。全球资本主义肇始于英国、扩展于欧洲大陆的西北部地区，工业化是其基本内涵并带来欧洲诸国综合国力和扩张能力的巨大提升。俄罗斯地处欧洲，但偏安于欧洲的东北翼，远离工业化发展的中心地带。从经济与科技发展角度，俄罗斯与欧洲工业化中心之间呈现出“落后—追赶—再落后—再追赶”的“追赶型”发展模式。正如多米尼克·列文指出的，相对孱弱（与欧洲大国、美国相比）既是俄罗斯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值得注意的影响其国际行为的重要因素<sup>①</sup>。俄罗斯和奥匈帝国在 18 世纪 20 年代成为欧洲列强，但影响力不及法国。1763 年七年战争结束之后，俄罗斯、奥匈帝国成为与法国比肩的欧洲强国。对罗曼诺夫和哈布斯堡王朝而言，成为欧洲列强至关重要，这甚至是二者唯一的选择。统治者的自豪感、自我定位和合法性不可避免地与大国的地位联系在一起。但是，奥匈帝国和俄罗斯帝国相对远离欧洲金融和贸易中心。在 1700~1914 年间，俄罗斯和奥匈帝国要比欧洲西北部的

<sup>①</sup> Dominic Lieven, *The Russian Empire and its Rival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4, 159, 163.

列强对手穷、发展水平低。从国际环境的角度看，俄罗斯的发展和综合国力处于欧洲的边缘或者半边缘，但这并不妨碍其在欧亚地区获得确定的中心和支配地位。

第二，俄罗斯在欧亚地区的疆域扩张，恰恰建立在对欧洲先进工业和军事技术的吸收和应用基础之上，这使其获得了对高加索地区、中亚地区游牧民族的相对军事和技术优势。

第三，俄罗斯本身的帝国性。俄罗斯学者德米特里·富尔曼认为，所谓的“后苏联空间”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后帝国空间”及其共同的历史，曾经属于俄罗斯帝国及其继承者苏联<sup>①</sup>。俄罗斯帝国与西欧殖民帝国（英、法等）的区别在于，作为大陆性帝国，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在空间、文化、族群等多个维度上没有明确的边界。从历史的角度，帝国空间解体的实际过程所花费的时间往往不止百年，而是更长。伊诺泽姆采夫认为，苏联解体之后的俄罗斯至今尚未适应自己的后帝国状态，不断强调与前殖民地的特殊关系。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状态，是一种帝国后遗症。与此同时，俄罗斯国内同样存在这种帝国结构，而宪法所确定的联邦制处于休眠状态<sup>②</sup>。

俄罗斯强调与地区国家的特殊关系，对此有很多不同的表述，如“特殊利益区”等万变不离其宗的词汇，所体现的都是俄罗斯的“帝国后遗症”。阿谢耶夫和希什科夫将帝国诠释为一种国家和政治形态，其存在基础是帝国中央对周边地区的统治，而政治权力及资源财富则由帝国精英集中掌握，虽然传统意义上的帝国已经随着帝国主义时代的结束而消失，但这并不意味着“帝国政治”的消亡<sup>③</sup>。他们认为，“帝国主义”标签不适用于今天的俄罗斯，因为没有任何事实证明俄罗斯有扩张领土的主观意愿，其现有疆域处在历史边界之内，同时俄罗斯也不是后苏联时代的霸权。俄罗斯与以前构成帝国外围区域的国家建立平等的盟国关系，同时要确保其在区域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领导地位。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后帝国”状态。

因此，在理解欧亚地区的中心—边缘结构时，更为重要的是俄罗斯的国家形态和性质。历史上一些地区和国家被纳入帝国版图，成为帝国的新边疆。殖民地宗主国与附属国（地区）之间的关系由此形成并不断扩展，从统治与被统治的

<sup>①</sup> Фурман Д. О. распаде российской и советской империй. <http://polit.ru/article/2005/10/05/furman/>

<sup>②</sup> Владислав Иноземцев, Несовременная страна: Россия в мире XXI века. М.: Альпина Паблишер, 2018. С. 387.

<sup>③</sup> Асеев А. Д., Шишков В. В. Империя в зеркале геополитики//Управление, 2019, № 1.

政治关系、剥削与被剥削的经济关系，进而扩展到文化与人文关系领域。殖民地宗主国与被殖民地边疆之间的互动，从后者的上层精英（部族首领）扩展到受教育阶层。正是在帝国框架之内，欧亚地区经历了从殖民帝国沙皇俄国到苏联，再到 1991 年以来的俄罗斯这样一个历史进程。历史上沙俄在高加索、中亚的殖民中断了这些国家的独立发展进程，阻断了这些国家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使其面临完全不同的外部环境，被强行纳入俄罗斯的体系之中。俄罗斯根据自己的利益对边缘国进行剥削和改造，使边缘国的发展适合俄罗斯的利益要求。边缘国家丧失了发展的自主性。苏联时期强化了区域内部的联系，主要手段是经济活动的组织方式，如供应链的设计、基础设施的联通（油气管道系统、电力系统等）。从社会联系的角度看，欧亚国家不仅从苏联继承了经济上相互依赖的遗产，而且还继承了苏联时期国家间的社会纽带<sup>①</sup>。俄罗斯在欧亚地区的殖民扩张进而形成的区域性“中心—边缘”结构与全球范围的资本主义扩张形成的“中心—边缘”结构具有一定的相同之处。

综上，欧亚地区的中心—边缘结构是历史形成的，其逻辑起点是沙皇俄国的殖民扩张。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通过地区一体化等政策对地区的经营以及地区国家以全方位外交为主调的政策实践，构成双方互动的的基本内涵。将欧亚地区作为一个单独的地缘板块，并认为这里显著地存在着一个区域性的中心—边缘结构，俄罗斯处于中心位置，其他国家则属于边缘，具有两层涵义。它首先指的是欧亚地区国家间权力关系的结构，其次则指一种区域秩序，俄罗斯则在二者当中都发挥着主导作用。

## （二）俄罗斯的区域政策与实践

2016 年 11 月 30 日，俄罗斯总统普京批准的《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认为全球经济空间正在“分割”成多个区域板块。世界贸易组织谈判进程无法推进，以自由贸易区为主要内容的区域贸易协定层出不穷。区域一体化被视为“增强竞争力、安全和经济金融稳定”的主要因素。因此，后苏联空间的一体化进程是俄罗斯外交政策的最优先方向，俄罗斯在国际事务和世界文明发展中的主要角色是“平衡性因素”。

从政策实践的角度看，俄罗斯为了维持在欧亚地区的影响力，从政治、经

<sup>①</sup> [德] A. 利布曼、A. 奥贝坚科娃：《历史遗产及欧亚区域一体化》，载《俄罗斯研究》2017 年第 6 期。

济、军事、安全和人文等多个渠道使用多种政策工具。其中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制度安排无疑是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和欧亚经济联盟。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整合部分苏联时期的加盟共和国，在新的基础上重新构建一个一体化的欧亚地区，是俄罗斯多极世界构想的重要部分。俄罗斯极力推动欧亚一体化，一方面体现出俄罗斯传统的地缘政治思维方式以及对“缓冲区”和“势力范围”的追求，另一方面则体现出俄罗斯对 21 世纪世界格局演化的理解和认知。

欧亚经济联盟有先天不足之处：首先是俄罗斯自身的问题，主要是俄罗斯的经济发展模式对欧亚国家缺乏吸引力；其次是经济体量过于悬殊，俄罗斯的主导作用难以避免；第三是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尤其是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十分警惕涉及主权让渡的问题，将一体化严格局限在经济领域，反对实行统一货币及政治领域的一体化举措；第四则是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和技术壁垒并未消除，譬如，哈萨克斯坦数度关闭与吉尔吉斯斯坦的边境口岸，致使吉出口货物无法通关而造成损失，俄罗斯对哈萨克斯坦出口的部分产品设置技术壁垒等等。

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在很大程度上是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工具<sup>①</sup>。俄罗斯在欧亚地区主导的一体化，首先是通过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欧亚经济联盟等多边组织进行的，同时辅之以相应的政府机构和非政府机构。具有官方背景的非政府组织“俄罗斯世界”根据普京 2007 年 6 月 21 日签署的总统令成立，其目的是推广和普及俄语，支持境外的俄语教学项目，在境外宣传俄罗斯正面形象，营造对俄罗斯友好的舆论氛围，支持俄罗斯教育服务的输出，帮助与“俄罗斯世界”目标相符的境外俄语新闻媒体。米哈伊尔·苏斯洛夫认为“俄罗斯世界”概念从语言学理论中产生，经历地缘政治意义上升、文化意义下降的发展，并逐渐定型为一种中心地缘政治理念<sup>②</sup>。“俄罗斯世界”内涵的变化，反映出俄罗斯地缘政治意识形态近 30 年来的保守主义转向。2014 年后的“俄罗斯世界”概念转变为以文化亲缘性为基础的势力范围逻辑，完成了从去中心化到再中心化的转变。“俄罗斯世界”是俄罗斯试图建立的一个超越民族国家边界的大文化共同体——基于东正教文化，拥有共同语言、历史文化和历史记忆的世界范围的共同体<sup>③</sup>。但事实上，鉴于欧亚国家仍有相当数量的俄罗斯族人，“俄罗斯世界”的地理范

① 牛义臣：《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124 页。

② Mikhail Suslov, “Russian World” Concept: Post-Soviet Geopolitical Ideology and the Logic of “Spheres of Influence”, *Geopolitics*, 2017, No 2.

③ 张严峻：《从概念变化的视角理解“俄罗斯世界”》，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0 年第 2 期。

畴虽然涵盖全世界，但首要的目标对象依然是欧亚地区国家的侨民。在一定程度上，这也是一个地缘政治工具。

### （三）欧亚地区国家的“去苏联化”

欧亚地区国家发展的主要特点和内涵之一，是不同程度的去苏联化。去苏联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进程，发生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在政治层面，主要是民族国家的建设和重塑；在经济领域，主要是市场经济制度安排；在社会方面，则是新的身份认同、民族神话系统的构建与重建。如果把去苏联化理解为新独立国家建设的话，那么自 1991 年来各个国家去苏联化的内涵与外延呈现出多元化的局面。总体而言，制度框架的建设虽然已经完成，但身份认同的构建则是一个复杂得多的过程。当然，欧亚各国的去苏联化、新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的构建距离最终完成尚有很长的路要走。在这个问题上，一个值得关注的趋势就是代际更替。在欧亚各国，苏联解体后出生的一代人逐渐走上各国政治经济生活的前台，这一代人没有对苏联时期的记忆，更加国际化。可以预见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所谓的共同历史将逐渐成为某种符号和历史事实，但已经不再是某种认同的基础。换言之，欧亚国家共享一段共同的历史，但却不会有一个共同的未来。各国对自己的发展道路有完全不同的定位。因此，去苏联化是一个多维度的进程，势必会给俄罗斯的地区影响力设定某种边界。

早在 2005 年，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就提出建立中亚国家联盟的建议。显而易见，当时的中亚国家独立不到 15 年，地区一体化相对而言是一个十分遥远的目标。乌兹别克斯坦领导人更替之后，中亚国家之间的关系出现转机。2017 年，新任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在出席第 72 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时呼吁中亚国家加强政治互信，提议举行领导人非正式会晤。2018 年 3 月，中亚五国领导人在阿斯塔纳举行非正式会晤。这标志着自 1991 年中亚国家独立以来相互关系翻开新的一页。不过，中亚一体化仍未提上议事日程。一体化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两方面因素的制约：一是中亚国家之间的关系尚未完全理顺，尽管边界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人员往来便利化程度大为改善，但经贸关系的水平依然不高；另一方面，俄罗斯因素也是中亚国家必须考虑的，时任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表示，包括中亚在内的后苏联地区是俄罗斯的“特殊利益区”<sup>①</sup>。这种说法

<sup>①</sup> Медведев включил в “зону привилегированных интересов” России страны б. СССР, Европу и США. <https://regnum.ru/news/polit/1084377.html>

十分直白地凸显出俄罗斯方面对中亚地区国家的“从属、客体”地位的看法，具有极强的排他性，俄罗斯既不会容忍域外国家插手中亚事务，同样不允许中亚国家通过区域一体化的方式形成一致对外的局面。

#### （四）欧亚国家政治发展中的共性特点

1991年以来，欧亚地区国家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独立之初，这些国家都有现成的、苏联时期的制度框架可资使用，在民主化浪潮的国际大背景之下，宪政制度框架不得不借鉴西方，如多党制、选举、议会、政党等等，随着时间的推移，欧亚地区国家的政治发展呈现出不同的取向。

在中亚，国家的发展出现分化。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国家内含的传统政治文化要素逐渐被挖掘应用；吉尔吉斯斯坦的情况虽然有所不同，但其背后的逻辑依然是传统政治文化和政治经验。这里所谓的传统政治文化和政治经验，指的是苏联之前的部族文化和部族政治的经验。苏联时期在控制地方策略（政策）上的变化，前期主要使用宗主国的干部；随着时间的推移、教育的普及，苏联后期地方干部的任用出现本地化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传统政治文化的复苏。值得说明的是，中亚国家对传统政治文化和经验的复苏，基本上出于实用主义的考虑，因为生产和生活方式已经截然不同，不可能原样恢复。譬如，乌兹别克斯坦的马哈拉，作为地方自治组织被当局用作社会控制的工具，与此同时，它也是社会化的主要制度框架。当局的实用主义态度实际上正在逐步消解马哈拉的社会整合功能。预计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马哈拉仍将继续存在，但功能将大打折扣。

里亚博夫认为，俄罗斯与欧亚国家在政治经济体制方面具有显著的共性，也就是权力—资产一体化。欧亚地区国家的统治集团基本上还是苏联时期的官僚，没有意识形态，没有明确的价值取向，唯一明显的政治目标就是维持统治地位。

#### （五）新的历史条件下俄罗斯政策调整的趋势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俄罗斯国内学界也在思考有关地区整合、一体化等问题。一个总体的趋势是，俄罗斯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不应追求对地区的全面控制，而是维持一个有选择的伙伴关系模式，同时保持对地区国家的国内局势进行干预的态势。费·卢基扬诺夫认为，俄罗斯应该放弃维持全部原苏联外交遗产的努力，放弃在

后苏联空间谋求全面影响力的策略，在几个对俄罗斯具有价值的方面集中力量<sup>①</sup>。

近年来的两个重要事件改变了地区态势：一个是克里米亚入俄打破了原苏联行政边界不得改变的这个禁忌，另一个则是 2020 年的纳卡冲突，土耳其作为外部力量介入并改变了苏联解体后形成的地区现状。

这对俄罗斯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俄罗斯不能也不应该努力控制一切。这不可避免地促使俄罗斯设置新的优先事项。绝对的优先首先是安全。未来数年甚至数十年，大多数国家的问题是内部事务受到外部影响，从而使内部稳定受到影响。俄罗斯的任务就是确保在周边不出现不友好的势力，不管是西方还是伊斯兰国家。俄罗斯学者季莫菲·博尔达乔夫在《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发表过一篇文章《最后一个帝国及其邻国》，副标题是“国家安全是俄罗斯唯一的优先任务”。文章开宗明义地表示，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相对顺利地度过了任何帝国解体后都会遇到的高危期。在这个阶段，俄罗斯抵御了恢复苏联的诱惑<sup>②</sup>，而重建苏联（无论结果如何）意味着在原有统一国家的空间构建新的安全共同体。但是，俄罗斯在过去数百年已经有过帝国外交政策的经验，其结果促使今天的人们深入思考类似举措的必要性。

关键在于，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的实力并未发生质的改变。俄罗斯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是 19 世纪欧洲帝国当中唯一一个原封不动保持自己实力（物质资源和军力）的国家。即使 1991 年苏联解体，俄罗斯也仍保存了重要的资产和特征，这对俄罗斯外交政策而言具有决定性意义。

俄罗斯对原苏联邻国的政策是由军事实力、同一地缘政治空间和一段共同历史这三个因素相互作用所决定的。军事因素固然重要，但地理环境和数百年来形成的相互联系同样重要。俄罗斯过去和现在依然是所谓后苏联空间的支配性大国，因为拥有最多的人口、后苏联空间内规模最大的军队以及与美国比肩的核武库。因此，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的战略优先政策就是促进邻国构建稳定的国家，有能力制定并实施符合后苏联空间地缘政治地位和力量对比的外交政策。对邻国而言，俄罗斯应该既不是“亲妈”也不是“后妈”，而是该地区最强大的国家，

<sup>①</sup> “Попытка превратить Белоруссию в округ России чревата обратным результатом”. Эксперт Федор Лукьянов рассказал, как РФ может выбраться из тупика в стране Лукашенко//Московский комсомолец, 8 декабря 2020 г.

<sup>②</sup> Тимофей Бордачев, Последняя империя и ее соседи.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как единственный приоритет России//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2021, № 2.

对该地区安全负责，其利益也是客观地具有支配性的。俄罗斯对邻国命运的责任，不是历史决定道路的延续，而是现有条件下的理性选择<sup>①</sup>。

## 初步结论

中心—边缘结构是在全球和地区层面以及各国内部普遍存在的不对称、不平衡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俄罗斯与欧亚国家的“特殊关系”，其特殊性就在于这不是平等的国家间关系，而是一种主从关系，支配与依附的关系，是中心与边缘的关系。这个结构是以俄罗斯为中心的地区秩序，同时也是一个远离平衡态的复杂系统，其发展变化的路径是非线性的，因而结果也是非决定论的。对俄罗斯而言，维持中心—边缘结构，实际上是从直接控制和治理到间接的、经济上更为节约的控制方式的转变。

欧亚地区的中心—边缘结构具有超强的稳定性。这在很大程度上首先是自然条件所决定的。与世界体系中的中心—边缘结构不同的是，欧亚地区的边缘国家不可能变成中心并替代俄罗斯，但有可能不同程度上脱离俄罗斯的支配和影响。与此同时，欧亚国家并不是完全被动地接受俄罗斯的影响。在很多领域，地区国家不同程度地在实行全方位的外交政策和积极的语言政策，强调主体民族的地位等等。俄罗斯所谓的独联体政策优先，可以看作是维持这个中心—边缘结构的努力。而俄罗斯维护中心地位所作出的努力与欧亚国家保持自主性的努力，就是一个结构性矛盾。

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看，欧亚地区的中心—边缘结构是俄罗斯积极建构的结果，而继续维持这个结构在很大程度上符合俄罗斯的利益。与此同时，边缘国家也在努力保持各自政治、经济、外交上的自主性，因而在中心国家俄罗斯与边缘国家之间发生着持续的互动与博弈。在积极意义上，这个中心—边缘结构有助于维护地区稳定与安全。就长期趋势而言，欧亚地区的中心—边缘结构的内涵也在发生变化。这些变化也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内涵之一。

(责任编辑 胡冰)

---

<sup>①</sup> Тимофей Бордачев,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без границ: Россия и ее соседи. Доклад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дискуссионного клуба “Валдай”, декабрь 2021. <https://ru.valdaiclub.com/a/reports/prostranstvo-bez-granits-rossiya-i-eye-sosedi/>